

潘灵◎著

半路上的青春

云南人民出版社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半路上的青春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半路上的青春 / 潘灵著. — 昆明 :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1. 3
ISBN 978-7-222-07068-4

I. ①半… II. ①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50141号

半路上的青春

潘灵 ◎ 著

出品人：刘大伟

责任编辑：陈浩东 熊 凌

封面绘画：杨 鹏 扉页绘画：段 磊

装帧设计：杜佳颖

责任印制：施立青

出版	云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编	650034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8.5
字数	300千
印数	1-30000册
版次	2011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刷	昆明合骧琳彩印包装有限责任公司
书号	ISBN 978-7-222-07068-4
定价	32.00元

尊敬的读者：若您购买的图书存在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发行部电话：(0871) 4191604、4107628 (邮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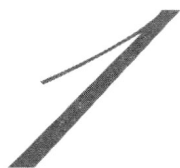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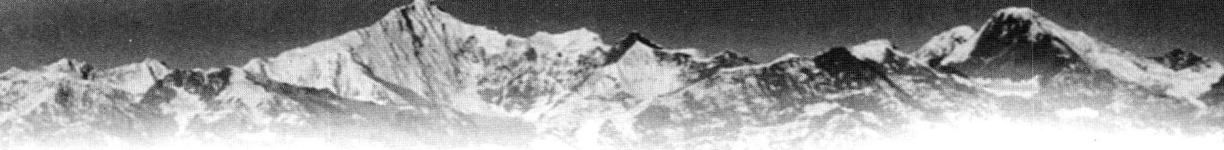
潘灵

1966年7月生于云南巧家，1988年7月毕业于云南师范大学教育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副秘书长，现任云南省文联《边疆文学》编辑部总编辑、编审。

从1985年开始文学创作至今，在《十月》、《钟山》等全国性刊物上发表中短篇小说四十余篇，出版有长篇小说《血恋》、《红风筝》、《情逝》、《香格里拉》、《翡翠暖寒》、《泥太阳》、《市信访局长》七部，集结出版有中篇小说集《风吹雪》。作品曾获云南省精品工程奖、云南省政府文学奖一等奖。

2010年被中宣部评为“全国四个一批人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此书献给我的女儿潘蕾伊



你们说什么？艳遇？我就知道你们又在谈论艳遇，我就知道你们满脑子都装着艳遇！你们就不会谈谈雪山，谈谈纳西东巴象形文字？我就知道你们好色的眼里装不下这些东西。不谈雪山不谈象形文字也没关系，你们就谈谈昨晚你们在一米阳光酒吧喝的啤酒和嚼的牦牛肉，实话告诉你们，那些牦牛肉都是假的。你问我什么是真的？再实话告诉你，我也没吃过真的牦牛肉。我当年艳遇的时候，周云给我买的也是假牦牛肉。唉，不说艳遇，咋又说了呢？艳遇有什么好？感情的事，草率不得。艳遇之都？丽江人外地人都称丽江是艳遇之都，没错。但丽江人才不相信艳遇呢？艳遇是丽江人打出来的幌子，专招惹你们这些外地人。但你们知道艳遇之后的后遗症吗？不知道了吧？不知道不打紧，看看我尚晓月就知道了。——在偶遇青春客栈里，年轻的老板娘尚晓月总是这样对她的客人喋喋不休。打断她喋喋不休的肯定都是沉默少语的老板周云。他会在这个时候暂时把注意力从电脑前转移过来，侧过身对围坐在院子里晒太阳的客人说——

尚晓月说的艳遇后遗症，就是艳遇后的女人，都会变成长舌妇。

一般这个时候，尚晓月就会咆哮起来，冲屋子里的周云嚷道，你骂谁是长舌妇？周云，当年不是你花言巧语，老娘这货真价实的上海大小姐，会在丽江做你的保姆？你这云南的乡巴佬，别开了洋荤得了便宜还卖乖。

这个时候，周云就会起身来，面无表情地走出屋子，他不看愤怒至极的尚晓月，也不看坐在院子里的客人，他眯了眼看着远处的玉龙雪山冷笑两声说，要开洋荤，我找那些金发碧眼的外国娘们去，犯得着找个国货；要说我周云占便宜——

周云这个时候会拖长了腔调，把眺望雪山的目光收回来，专注在某个客人

身上，用一副蒙冤受屈的语气问，请你说句公道话，谁还能跟上海人比占便宜？

客人一般都会知趣地保持沉默，但尚晓月不会，她会选择在这个时候把自己变成一只母狮子，就近操起某样东西，向周云投掷过来。但尚晓月的投掷水平令人堪忧，被投掷物飞行的方向不知为什么都离周云甚远，而离坐着晒太阳的客人太近。

客人们就会因此作鸟兽散。一些人进了自己的客房，一些人借故到古城闲逛去了。处于敌对状态的这对夫妇，会习以为常地把语言的暴力演变成一场身体的肉搏。但这种贴身肉搏的结果并不像一切争斗那样惨烈，搏斗是象征性的，大多双方使用的都是花拳绣腿，胜利的一方都是力量上的弱者。得胜后的尚晓月会放开上海人不耻的大嗓门说，周云，你连一个女人都打不过，你还是男人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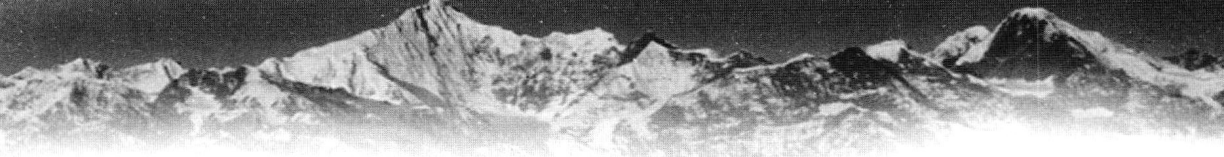
落荒而逃至电脑前的周云，就会一边忙乱着鼠标一边说，姑奶奶，你能不能小声点，你真想让隔壁客栈知道我娶了个孙二娘？

我是孙二娘又咋的？尚晓月会在这个时候得寸进尺地追进屋来，但此时的尚晓月不是来打架的，而是调情的。她会在这个时候一头扎进周云怀里，流着眼泪抱着周云又亲又啃。好在这个时候客人们都早作鸟兽散，要不，场面的不堪会让他们万分尴尬。

如果说这种由冲突带来的缠绵或多或少让周云和尚晓月在越来越庸常的生活中体会到一点儿激情的话，那么，这种来之不易的激情带来的伤害之巨大只有这对小冤家自己才能掂量了。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后悔像潮汐时起时落，但从前，那个被人们叫做艳遇的从前，他们已曾发誓不后悔的。现在，他们彼此都知道，这世上最不可靠的东西恐怕就是誓言了。

虽然周云不会把内心对尚晓月的不满像尚晓月对他的不满那样当着客人说，但他会对他过去一起从事户外运动的朋友说。周云说，客栈是他和尚晓月爱情的坟墓，是这个叫偶遇青春的客栈断送了他们曾经美好的爱情。他的那群驴友觉得周云有了浪子回头的觉悟，都夸他真正看到了问题的本质，都群起用言语攻击偶遇青春客栈，对周云当初开客栈的决定大加讨伐。无奈的周云就会摇了摇头说，那个时候的我情商超高，智商为零，我那时候还不是因为听了尚晓月的。

驴友们就把语言的矛头对准尚晓月。事实上，这群周云的驴友，在周云与尚晓月艳遇的时候，也曾无数次地想入非非，都在梦中制造过艳遇的幻景。女主角从来都是长相可人的尚晓月，而男主角不再是周云，而换成了他们自己。现在，他们大肆讨伐起了他们爱情的偶像，语言尖酸刻薄，毫不怜香惜玉。做



别人偶像的危险，在周云的这群驴友面前可窥一斑。他们说尚晓月整个儿就是一只貔，只进不出，把上海女人的德性发挥到了极致。这个时候，周云才知道，这些驴友是如此小肚鸡肠。客栈刚开时，他们常去找他周云，约他出去闲逛，所以多次遭遇过尚晓月的不好脸嘴和闭门羹。现在这群驴友逮着机会了，开始人身攻击，让周云体会到了朋友们不可靠，最后的结果就是他愤然拂袖而去。

周云从此离群索居，沉迷于电脑，成天在网上搜索越野车的信息，并对此如数家珍。尚晓月常常抱怨，说自己在周云眼里还不如一辆越野车。周云不反对，点头称是。他说，尚晓月，这你还有点自知之明，你充其量算是一台拖拉机，而且是手扶式的。

于是两人又吵，用刻毒的语言诅咒对方。但吵架的本领，周云比起尚晓月来，逊色太多，总是率先认输。得胜后的尚晓月问，你把我比作拖拉机，是啥意思？周云冷冷看一眼尚晓月，说，啥意思，啥意思你还不明白？尚晓月说，反正不是什么好话。周云就眼角露出一丝笑意说，尚晓月，恭喜你猜对了。

周云不告诉她答案，尚晓月就去问住店的客人，尚问得客人抓耳挠腮说，女人跟拖拉机，不搭界呀，谁把你比作拖拉机啦？

尚晓月说，还会有谁，我家那个挨千刀的周云嘛。

有时，好奇的客人就会问周云，问女人与拖拉机的关联，周云就会盯了电脑显示屏，手不断移动鼠标头也不回地说，你问的是尚晓月吧，你看她，成天都像一台拖拉机那样突突突叫唤不停。

尚晓月确实喜欢唠叨，连尚晓月都深知自己有爱唠叨的毛病。尚晓月过去可不这样，过去的她可痛恨女人婆婆妈妈的了。但自从开了客栈，尚晓月就开始嘴碎了，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迹象。尚晓月的唠叨是从抱怨开始的，她首先抱怨的是周云，说周云太像个无所事事的老太爷，只知道玩电脑，对她里里外外的忙碌视而不见。周云说，你忙碌活该，开客栈你就得舍得花钱请小工。你又拖地板又涮马桶还得清洗被套床单，是很辛苦，但你活该呀。你尚晓月连当资本家赚起剩余价值都不会，我看你生来就是一个上海产业工人的命。尚晓月听周云挖苦她，就反驳说，你一个云南的乡巴佬，连创业都不会，还给我谈什么剩余价值。我是产业工人的命，你放胡屁，你去上海访访，我尚家在民国那些年，是有名的买办。我的贵族血统，是你这个云南草根说漠视就漠视的？尚晓月话这么说，但还是听了周云的意见，去请了两个长得还算标致的纳西族姑娘做服务员。这两个姑娘手脚麻利，干活一点都不马虎，但工作一个月，领了工钱就悄悄跑了。她们实在是无法忍受尚晓月那永无休止的唠叨和盛气凌人的指手划脚。后来尚晓月又请过两回小工，但人家还没干满一个月就说拜拜了。无

奈的尚晓月只好又做老板娘又做服务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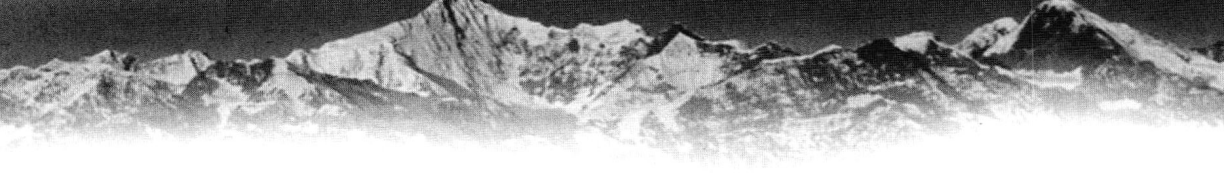
请小工的失败，让尚晓月抱怨周云缺少了底气。一个留不住小工的老板娘，肯定算不上是成功的企业家吧。这样想来，尚晓月就觉得在周云面前少了面子。但尚晓月并不会因为少了面子停止抱怨，她只不过是把语言的矛头调了个方向而已。尚晓月开始抱怨住店的客人，说二楼观景房昨夜住的那个客人是如此贪小便宜，他不仅拿走了多余的那双一次性拖鞋还把只用了一半的卷筒卫生纸顺手牵羊了；一楼住的那个女人更甚，她公然洗一个淋浴就花了一个多小时，一个多小时要流多少水呀？现在用水涨价了她不知道我可知道，怪不得查韦斯总统要规定委内瑞拉人淋浴时间不能超过三分钟。这女人要是在委内瑞拉，会被总统查韦斯亲手处决的。周云插话说，尚晓月，我看你就想成查韦斯，女查韦斯。尚晓月说，我要真是查韦斯，就枪毙她三十几遍。现在的女人呀，没多少好东西，昨晚三楼最里面住那个马脸，在酒吧泡来的那个长着狐狸眼睛的女人，长一声短一声叫了半夜，搞得一个客栈的客人早上起来都冲我抱怨，就像是我吵了他们一样。周云讥笑道，尚晓月，你能有人家的激情？尚晓月说，周云，你什么素质，那叫激情？那是骚劲！我真佩服你，骚劲也能当激情。周云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庸俗。尚晓月就急了，冲到电脑前一边猛摇周云一边问，你说谁庸俗？是我庸俗？原来你就喜欢那种骚娘们，你就学那马脸男人去，我尚晓月决不拦你。

周云不再还嘴，又趴在电脑桌上“抢车位”，尚晓月瞄了一眼电脑屏幕说，周云，别做梦了，你“车位”上停的那些车，你一辆也买不起。周云哼了一声说，总比你在上面“偷菜”强。

周云内心深处，是确实梦想着有辆越野车的。习惯了户外运动的周云，经营客栈于他来说就是脚上带了镣铐。有时候他觉得自己正在变成一头困兽。

但尚晓月不同，经营客栈是她的梦想。在丽江这样的地方，做什么都让人心里不踏实，唯有经营客栈，会让你有扎了根的那份踏实感。尚晓月从上海“漂”到丽江，对那种居无定所的生活，早已心生恐惧。别看她嘴上抱怨，满口闲言碎语，但心里，她是真爱了这工作的。

在丽江，许多人满脑子做梦，内心却现实着哩。



2

一片金黄的树叶掉下来，轻轻地碰了一下尚晓月的额头。正坐在院子里翻看漫画书的尚晓月，将这片树叶从面前的地上拾起来，心中就生出了愁绪。

尚晓月当然不是悲秋，也不是感慨光阴易逝。年龄对于她来说，是富人腰包里的钞票，充实得很。尚晓月发愁的是，这秋天一到，丽江就快进入旅游的淡季了。去年秋冬偶遇青春客栈门可罗雀的景象，一想就让她胆颤心惊。

尚晓月玩弄着手上的金黄叶片对猫在屋里玩电脑的周云说，周云，秋天了。

周云无所谓道，秋天就秋天呗。

尚晓月说，这秋越深，客就更没了。

周云又无所谓道，没就没呗。

周云的无所谓让尚晓月气不打一处来，她冲周云没好气道，你倒说得轻巧，没了客源，就没收入，你喝西北风去？

周云说，尚晓月，你瞎操什么心呀，客人是你急得来的。尚晓月，平常心，一定要平常心。

尚晓月起身来，把手中金黄的叶片一扔地上说，周云，平常心？平你个头哟。要不再想办法，这客栈怕是开不下去了。

尚晓月边说边上二楼去取那些被秋风吹得乱响的被套床单。

听了尚晓月的话，周云兴奋得放下鼠标从电脑前站了起来，一边用手揉着惺红的眼睛一边往外走。他走到院子里，用开心的语气对尚晓月说，开不下去？真的开不下去，我们还不如一把大铁锁把大门锁了，去山上看秋色去。丽江秋天的景象真是太美了，你看了就会明白什么是层林尽染。

尚晓月说，染你个头，真开不下去，我就死给你看，你这是满嘴喷大粪，

成心臭我不成？

尚晓月越说越生气，就把取下的床单被套一股脑儿从楼上扔到楼下院子里的周云头上。

周云说，尚晓月，你是要把我变成玉龙雪山吗？

尚晓月说，周云，你好无耻，也敢比玉龙雪山。客栈要真开不下去，你就是《国际歌》中唱的饥寒交迫的奴隶。

周云说，我无所谓，我早就是你的奴隶了。

尚晓月从楼梯上下来，楼梯发出的有节奏的响声证明了她内心的愤怒，她冲周云大叫道，周云，谁把你当奴隶了？你不就是想到外面去野，我又没拦你。这客栈又不是我尚晓月独个的，亏亏赢赢不也有你的份？但你什么态度，左一个无所谓右一个无所谓，你清高什么呀？有本事就开大公司挣大钱去。都说你们80后的男生没责任感，我在你身上算是领教了。

周云从头上扯下床单被套，为表示自己的不满，他把洗干净的床单被套重重地扔在了地上。我没责任感咋啦？我就喜欢没责任感。我凭什么要对你负责？

尚晓月一脸轻蔑地看着周云，突然就大笑起来，周云觉得尚晓月的笑声有点像冬天滇西北高原上的风，坚硬尖锐又肆无忌惮，周云从这笑声中听到了嘲讽的意思。

周云，你太厉害了，你的无耻把我尚晓月给雷翻了。我要你负责任？笑话！周云，你能对你自己负责，我尚晓月就谢天谢地了。周云，我真的领教了，男人不知天高地厚起来，地球都会把北极雷翻成南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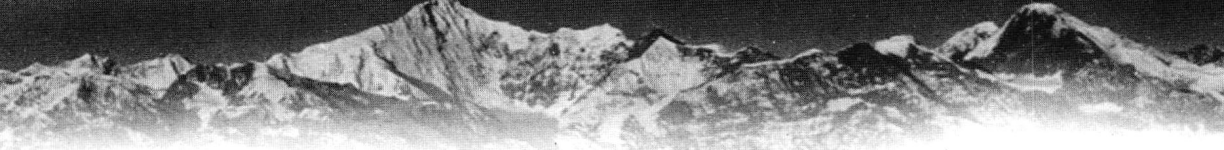
周云愣住了，他知道自尊心受到了某种挑战和伤害，他知道自己应该坚决回击，但遗憾的是，他语言的弹药先天不足，后天又缺乏应有的准备。所以，他像一支狙击步枪一样，关键时候卡壳了。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无言以对造成的不知所措确实让他难堪之极。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油光水滑的脑袋探了进来，他显然是听到了尚晓月的笑声，所以声音怯怯地问——

这儿还有空房间吗？

随着话音，院子里站着了一个长相标致刻板的年轻男子。他西装革履的打扮让他跟这个充满休闲趣味的丽江极不协调。他的出现解救了难堪的周云，但周云对他并不领情，他摆摆手没好气地说，去去去，这地方不接待穿西装的男人。

男人有些委屈，他实在不明白穿西装有何过错。好在这时尚晓月上前一步，脸笑得像一朵盛开的牡丹那样殷勤地说，有空房有空房，你别在意，这男



人是个神经病，他正在发疯，一会儿平静了就好了。尚晓月边说边指周云。

尚晓月热情得恨不得要去拥抱这个男人，在这客源稀少的季节，这个男人的出现有雪中送炭的感动，但尚晓月克制住了自己，她一把拉过西装男人的拉杆箱说，我们这客房可好哩，二楼靠外间间都是观景房，古城美景尽收眼底，一楼便宜，真的最能体现性价比了。先生，你住一楼还是二楼？

男人不像尚晓月那样躁动，他平静地问，二楼靠里的房间还有吗？

当然有，尚晓月说，但二楼靠里的房间看不到风景。

西装男人说，我对看风景没有任何兴趣。

尚晓月有些惊讶，心里想，你对看风景没兴趣，来丽江干啥？对了，八成是个来丽江寻找艳遇的。

尚晓月领着西装男人进到二楼最靠里的客房，客房被附近一家客栈挡了光线，显得有些阴暗。

这房子干那事隐蔽。这话说出口时，尚晓月自己的脸先红了。

西装男人并没有听出尚晓月话里暧昧的味道，他脱下西装，一边找衣架一边说，这里挺好，挺好的。

尚晓月知道，这男人进来时，自己正在冲周云发飚，一般的客人，早被吓退了，而他却进来了，语气怯怯，但选定住这里的态度似乎却很坚决，这让她产生了兴趣。她用搞市场调查的语气对西装男人问道，先生，你是怎么选定我们客栈的。

在丽江，尚晓月提出这个问题实属正常，在数以万计的客栈中，客人时常有乱花迷眼，无所适从，常常陷入不知是选此或是选彼的两难困境。

西装男人说，老板娘，不瞒你，我喜欢你们客栈的名字。

尚晓月说，你喜欢偶遇青春。

西装男人没有回答，他看着尚晓月，目光有些冷。尚晓月想，这男人缺少谈话的兴趣，就知趣地说，不打扰先生休息，有什么需要，就吩咐一声。

转身离去的尚晓月，听到了清脆的关门声。这时，她才想起还没对客人进行登记，就转过身去，走到门边，刚想举手敲门，却又犹豫了。

等会再登记。尚晓月自言自语地说。闯进一个客人，让尚晓月的情绪中凭添了一份欢乐。她下楼时步履轻快，突然变好的心情让她想唱一首歌。

尚晓月一直等到吃过晚饭，也没见那个西装男子从客房出来，她就催促周云去敲门。周云说，人家也许是旅途劳累，想多睡一会儿，要叫你自己去叫好了。尚晓月说，不登记就让人住被查着可是要罚款的。周云说，你把公务员都当劳模了，这下班时间，人家才懒得查。就在这个时候，尚晓月的手机响了，是束河古镇那边一个朋友打来的，说是打麻将三缺一，要她去补缺。尚晓月就

对周云撒谎，说开酒吧的阿菊要她去帮忙。周云说，尚晓月，谎你就别撒了，不就是束河古镇的朱三，约你打麻将吗？尚晓月见谎言穿了帮，脸上有些尴尬。周云说，爱去就去，朱三那呆，碰上你这精明的尚晓月，不挨宰才怪。尚晓月说，周云，你别只顾玩电脑，那穿西装的男人下楼来，别忘了给他要身份证登记。周云很不耐烦地摆摆手说，尚晓月，你都快成幼儿园阿姨了，我周云是三岁小孩，要你这样婆婆妈妈的。你半年前回上海看你爹妈，一去二十几天，客栈还不是照样营业不是？

尚晓月听周云这番话，放心地走了。落得一个人清静的周云，又开始折腾他的电脑。偶尔有秋风窜进院子，然后又扑进房门来，让周云感到了凉意。他索性把尚晓月放在坐椅上的围巾抓过来，系到了脖子上。

大约是夜里十点多，楼梯上响起了脚步声，周云知道，是那个穿西装的男人下楼来了，他于是放下手中的鼠标，站起身来，还没走到门口，那男人却自己走进来了，他这时没穿西装而是在长袖体恤外，套了一件松松垮垮的高领毛衣。

你不穿西装穿便装，看起来帅多了。周云的赞美是发自内心的，他现在的样子，让周云觉得亲近了许多。

你对西装有敌意？那男子问。

周云认真纠正说，是对穿西装的男子，在丽江这种地方呆久了，随便惯了，就有些害怕一个人太正式。

听了周云的话那男子就笑了，浅浅的短促的笑，像一丝光掠过。

你好像不太欢迎我？他说。

周云赶快摇头，解释说，没有的，我不过是不欢迎穿西装的男人罢了。

我认为一个男人系女式围巾，也很别扭。他认真地说。

周云听他这么说，赶快把围巾扯下来，说这是我女朋友的，不是天凉吗，所以就胡乱地围上了。

我还以为她是你老婆，他说。

周云搔搔头皮说，都一回事，都一回事。说是老婆，没办证，说不是老婆，在一张床上都睡了差不多上千天了。对了，你带身份证了吗？

那男子说，你什么意思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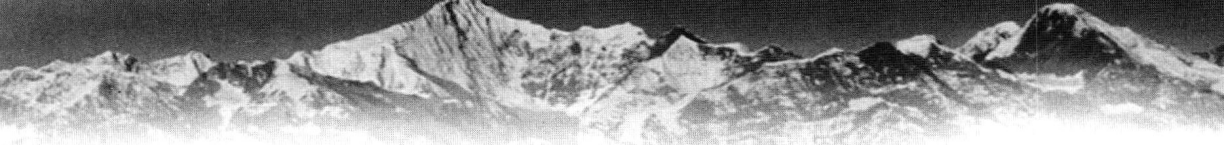
周云说，住店是要登记的。

那男子笑了，笑得不再短促，但笑容依旧是浅浅的。

结婚也是要登记的呀？他的话里有打趣的意思。

周云说，我跟她不是还没结吗？

那也是非法同居，难道就不允许我非法住几天客栈，你可不能只许州官放



火，不准百姓点灯呵，你可都非法千日了哦。

周云一听，自觉理亏，就挥挥手说，去吧，去吧，就让你非法住几天。

那男子就笑了，笑得很开心。他边笑边从屁股后的裤兜里摸出钱夹，从钱夹中取出身份证说，开个玩笑而已，开个玩笑而已。兄弟你以为你真是州官，说让我非法我就敢非法啦？

周云满脸通红接过身份证，回到电脑前，在键盘上敲击开来。何为，你叫何为？我喜欢这个名字。

被叫做何为的男人点点头说，普通的名字，比起你客栈的名字，差多了。

周云说，客栈的名字是随便取的，当时只是想，在丽江数百家客栈里，开一家以青春为主题的客栈罢了。你是 1982 年生人？那我们是同龄人了。

应该说，我们是同龄兄弟。何为说。

对对，兄弟，周云把头点得鸡啄米似地说，兄弟，你还没吃晚饭吧？不嫌弃，我给你下碗面条，很方便的。

何为摆摆手说，兄弟，不麻烦了，我还是到四方街吃去，听说妈妈付饭店的菜做得好。

周云说，名声在外，名声在外而已，要说这丽江呀，什么都好，就是饮食不好。

周云敲完键盘，把身份证还给了何为。何为接过，就转身往屋外走。他走到院子里，把夜风吹下的落叶踩得吱吱响。当他要出院门的时候，突然停下了。他站着迟疑了一会儿，就侧转身来，站在院子里冲周云喊——

兄弟，如果你真把我当兄弟，就陪我喝酒去。

周云从电脑上调回头来，内心有些为难，他想告诉他，自己有守店的任务，但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

好嘞！周云尽量把话答得爽快。为表哥们情谊，他竟然没按操作程序“啪”地一声关了电脑的电源。

出大门后，周云把“正在营业”的牌子摘下来，放在了门边，就真的陪何为喝酒去了。



尚晓月今晚的手风实在太背，总是不和。这越不和牌，心里就越急。倒是胖子朱三，神清气定，稳若泰山，常常自摸。自摸后的朱三还不忘打趣尚晓月，说情场得意，赌场失意，尚晓月看来是要交桃花运了。

坐在尚晓月对面的是留了一头长发的卢俊。卢俊在丽江古城里开了一家古董店，常用假古董冒充真的骗游客，所以名声很臭。特别是那双小眼睛，见了女人恨不得变成X光。尚晓月对他没有好感，要不是因为麻将，尚晓月才不会搭理他。他听朱三打趣尚晓月，就接了话说，我前天刚锁大门，就有个游僧硬要给我算命，我拗不过，就算了。

坐在卢俊身边的是打扮得妖里妖气的王丽娜。这个自称是独立音乐人的王丽娜在尚晓月眼里更像一个土包子。她的服装搭配在尚晓月看来几乎到了恶俗的地步，再加上一塌糊涂的化妆，就更让人触目惊心。她操着浓厚的东北话问，卢哥，和尚咋说的？

卢俊摸起一张牌，笑咪咪端详了一下，并不回答，就把牌推倒了。尚晓月见卢俊和了个边三万，而自己停了三六九万三张牌的，就也把牌一推说，不玩了不玩了，我今天闯鬼了。

朱三听尚晓月说不玩了，就有些不高兴，说尚晓月，别赢得起输不起，我朱三过去输的时候，可从未打过退堂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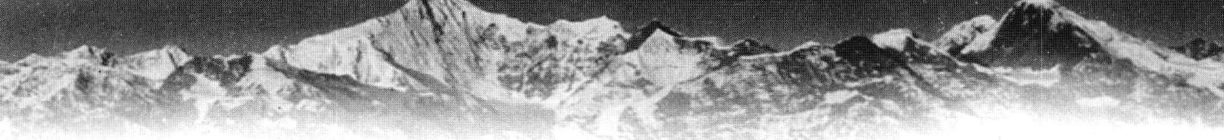
王丽娜撇撇嘴说，你不打退堂鼓，是想扳回来，反败为胜。

卢俊说，晓月，是不是没钱啦，卢哥借你就是。

尚晓月话里有话地说，你卢俊的钱，我尚晓月可不敢借。

你是怕钱假？卢俊看着尚晓月说，我卖假古董，但从从不使假钱，我做人是

有底线的。



你有底线，有底线的人听了会昏倒的。你要会造伪钞，我打包票你绝不会卖假古董。王丽娜说。

朱三一心只想打牌，就催促说，你们斗什么嘴呀，到底还玩不玩呀？

尚晓月说，朱三，与其在你这里落下话柄，还不如输个倾家荡产，玩玩就玩。

卢俊皮笑肉不笑道，晓月，打点小麻将，话说得如此壮烈。你要倾家荡产了，卢哥接收你。

卢俊边说边用脚在麻将桌下捅了捅尚晓月。尚晓月突然马了脸说，谁要再搞小动作，我跟他急。

尚晓月的话原本是警告卢俊的，没想朱三听了老大不高兴，他说，尚晓月，牌不玩可以，话不可以这么说，今几个打牌谁玩小动作啦？我赢一回牌，你就怀疑我？

尚晓月见朱三误解了，就正色道，朱三，我讲的不是打牌的事，你别自己把屎盆子往自己头上扣。洗牌吧。

卢俊一边洗牌一边对朱三说，朱三你别生气，我先前脚不小心，碰了尚晓月的脚了，尚晓月认为我要流氓。是不是这样，晓月？我卢俊可不是偷偷摸摸的那种人，我喜欢你尚晓月，是光明正大的喜欢，当了周云的面我也敢讲。

尚晓月没想到卢俊是如此恬不知耻，就说，卢俊，你再也不闭嘴，我可要翻脸了。

朱三一听是这样，心情就好了，就主动当起和事佬来，他说，尚晓月，卢俊是玩笑话，别当真的，打牌打牌。

就这样安静地搓了几圈，尚晓月的手风依旧不见好转。好奇的王丽娜又偏头问卢俊，老和尚算到了啥？

卢俊摸一张牌，接着把它打掉，竖了四个指头说，老和尚说了四个字。

朱三也来了兴趣，说卢俊，你就别卖关子了，什么样了不起的四个字？

卢俊说，命犯桃花。

四个字从卢俊嘴里说出来，让王丽娜笑得差不多背过气来。朱三也笑，还边笑边用衣袖抹眼泪说，我以为是什么天机，原来就这四个字。卢俊，你这样拈花惹草的浪荡公子，三岁小儿也算出你命犯桃花。

卢俊不笑，一脸认真说，朱三，是你提的醒，我原本不当真的。你不是说尚晓月走桃花运，为啥她一走桃花运，我就命犯桃花？

尚晓月摸了一张好牌，正准备往牌搭子里插，听卢俊这么说，就又正色说，我警告你卢俊，别把我扯进去。你命犯桃花，关我何事？

王丽娜说，晓月，何必呢？卢俊是真心喜欢你，就像你真心讨厌他一样。

你就让他过点嘴瘾好了。

卢俊就冲王丽娜抱拳，说知我者丽娜姐姐也。

朱三说，卢俊，没想你还会动真情，丽江这地儿，什么都能动，别动感情。

王丽娜说，朱三，你就是被这话给害了。你画的那些丽江古镇的画，技法不可谓不高明，但就是缺少感情，比真实的古镇冰冷多了。所以它们是好的商品，但不是好的艺术品。你过天到我的音乐店里去，我给你两张纳西族的原生态音乐，你听了保准会颠覆你。

朱三冲王丽娜摇摇头说，不听不听，我不做什么狗屁艺术家，我只要我们画能卖钱够我在丽江活就成。

尚晓月又停牌了。她把牌按倒，做出一副不自摸不和牌的样子说，朱三，又虚伪了不是，前不久你一幅画在省城美展上展了一周，你兴奋得恨不得要给全世界说。你不想成名成家，哄鬼去吧。

尚晓月这话说得狠，生生地揭了朱三的短，让朱三的胖脸上堆满了尴尬。王丽娜赶忙圆场说，朱三入选省美展，是生活在丽江的艺术家们的骄傲。我们这些80后的艺术家不容易，晓月，你不在这个行当混，不知这行当水有多浑。什么好处都被我爹那代人给占了，他们把持了这样协会那样研究会，就是艺术院校，也是他们那代人说了算。平台和话语权都在他们手上，但他们却什么正经事也不干，专干争名夺利的邪门事。就拿我们音乐来讲，这样选拔赛那样大奖赛，搞得看似热闹，但幕后操纵的还不是经济实力。其中的那些潜规则，就是莫扎特、贝多芬那样的天才，也会被整成平庸之辈的。

卢俊就笑，说原以为艺术殿堂圣洁无瑕，现在看来跟粪坑也差不多。我以前还时不时为卖假古董在内心深处谴责过自己，现跟你们搞艺术的比起来，我怕还高尚些。我那假古董，摆在店里，考的是眼力学问，你们那潜规则，不就是活生生坑人嘛。

朱三说，卢俊，不许你糟践艺术。我之所以大老远从省城跑来丽江，就是想离所谓的主流远些。晓月说得没错，我朱三没洗净慧根，还有名利思想。但我朱三不为名利去折腰，这点大家还是公认的吧。在我们丽江，这披着艺术这张皮的人太多，装神弄鬼的也多。我朱三把美术首先看成一门手艺，然后才是艺术。不像那些人，装成得道高人，呆在丽江被说成是出世。丽江不也是世界，出个鸟的世。当然，我也学不了尚晓月这样的务实，守着一个客栈，就像守着全世界。晓月，我朱三不是成心找话刺你，你跟周云为啥闹别扭，就是你们缺少个目标。在丽江混久了，谁都知道会混出病来的。

尚晓月没有反驳，满脑子都在寻思着扳本的机会。她不信今晚自己的手风